



收藏大市平淡之下，小波澜不断激发人们的兴趣。日前，一批贝聿铭旧藏文房紫砂，纷纷以高出估价10倍或20倍的高姿态成交，一时赢尽话题热度。

明清文房紫砂，为何价格仍能坚挺，淡市拍出行情？审美鉴别的收藏门槛到底有多高？俗称“花货”的仿生器，能与神品之间的差距在哪里？业界流传着诸多典故的“上海民国仿古”，应如何辨别与认识？

羊城晚报记者独家专访了相关业内人士，从业界到收藏家，从学术鉴赏与工艺角度，剖析文房紫砂的价值所在。



罗桂祥旧藏 南瓜壶 刘创新 供图

### 壹 文人雅藏之市场现状

羊城晚报：从贝聿铭的紫砂收藏中，可否看出他的收藏体系与特点？这批紫砂多为陈鸣远制仿生器雅玩，趣味盎然，是否体现出文人雅玩的收藏风范？

刘创新：紫砂分为光素器、筋纹器和仿生器。因为泥料的可塑性比较高，所以在中国陶瓷的窑口里，紫砂在仿生器上的成就就比较显著。在紫砂收藏体系里，仿生器也算是一门类别，而且是一门较高的门类。因为它面向的对象，是当时的文人士大夫阶层，甚至进贡宫廷，而不是民间实用器。可见在清代的文人品位里，紫砂仿生器也是得到重视的。

仿生器本来就比较稀缺，近代的紫砂大收藏家，如龚心钊、李初梨、陈克立、和再早一点的虚斋庞元济，他们集中收藏了一批紫砂仿生器，现在一部分已经进入国家馆藏，所以市场上可流通的数量不是太多。这几年紫砂收藏热之下，艺术品市场陆续出现过一些高质量的仿生器，很快被一些大藏家吸收了。当然，陈鸣远是一位高产的艺术家，这也是为什么今天在市面上还会偶尔出现一些他的真品。

一个人的学识与品味决定了他的收藏高度。以贝聿铭的才学、眼界以及家学、审美，紫砂仿生器会吸引到他很正常。从他收藏的数量来看，形成了一定的体系，说明他对这一品类的特别感兴趣的。美国学者谢瑞华女士在1977年出版过一本书，书中标注是贝氏收藏，说明贝聿铭在1977年以前已经入藏。

羊城晚报：最近的紫砂专场在较平淡的大市中表现突出，原因为何？

刘创新：陈鸣远被誉为“清代紫砂第一人”，并非浪得虚名。他曾进贡宫廷，在世时就被县志所记载，他在紫砂各方面的成就，让他的作品成为紫砂收藏者的终极目标之一。当然因为陈鸣远文房器的存世量稍大一点，

### 受访嘉宾



刘创新 紫砂藏家。中国美术学院博士(在读)。

自幼酷爱书法篆刻，致力于书画文玩鉴赏研究。现为西泠印社社员，马来西亚书协常务理事，浙江省篆刻创作委员会名誉委员，中国嘉德、上海匡时等多家拍卖机构紫砂顾问。出版著作有《临淄新出双封泥集》、《以适幽趣—明清茶具珍藏展》等

### 贰 文房趣玩的艺术价值

羊城晚报：如何判别紫砂作为艺术品与手工艺品的区别？

刘创新：以我的理解，一位创作者的作品，在他所处的时代达到精神文明的一个高度，是为艺术品。我曾总结过收藏理念的三个代表：代表一个时代最先进的生产工艺；代表一个时代的精神文明；代表一个时代最高的审美标准。这也是我认为定义艺术品的和艺术品的区别。

羊城晚报：你觉得目前的紫砂收藏市场中，有何突出的趋势、亮点值得关注？文房紫砂的市场热度如何？

刘创新：这两年艺术品市场受大环境的影响，呈现两极分化的状态。



陈鸣远作品 刘创新 供图

羊城晚报：紫砂收藏，从古到今喜爱者众，紫砂的鉴别有何突出的难点要点？

刘创新：在上世纪80、90年代，当时市场上是很少见到陈鸣远真品，而“上海民国仿古”的影响力又很大。当时台湾曾有个大藏家收藏了一把陈鸣远壶，各地藏家都飞过去拜访。结果今天再回看这把壶，其实是民国仿的。1997年香港中文大学曾举办过陈鸣远陶艺展，开幕时邀请了工艺美术大师蒋蓉，认出了其中几件是她伯父

蒋燕亭的作品。所以此后大家对陈鸣远的作品也没什么把握。即便是顾景舟，也承认曾仿过陈鸣远。

但是现在，要鉴定明清文房紫砂，书法铭文和印款是紫砂鉴定非常重要的要点。所以即便是鉴定难度高的陈鸣远作品，现在也是“可鉴定”的。现在仿造水平，印款已经可以做得非常像了，但是刻字仿得完美还是很难。陈鸣远壶上有曹廉让手书刻字，书法风格可以对比。陈鸣远著名的四把南瓜壶中，南京博物院收藏了一把“东陵瓜壶”。中国台湾的紫砂学者黄建亮先生，就是以南京博物院副院长朱伯胤先生的书法字迹对比鉴定法，来对比鉴定的。

另外，现有的文献证据在不断丰富中，有陈鸣远年谱可考。康熙时的诗人金张，他的《介老编年诗抄》中，有二十几首诗文，记录了陈鸣远的生活、创作情况和文人往来，可以互相印证。

羊城晚报：陈鸣远制壶因受欢迎仿制者多，你认为仿制的水平如何？据说早在雍正年间，市面已经有仿冒陈鸣远的紫砂，而你也曾提醒过如何辨识“民初上海仿古”，可否给出一些提示？

刘创新：在中国艺术的学习过程中，仿古是不可避免的一个过程。我们今天学书法学水墨画，都要临碑、临帖。您提到的一个问题，雍正乾隆时有没有陈鸣远仿品？我认为没有的。因为目前还没有过硬的证据证明。

曾有仿制陈鸣远作品的人，都知道是乾隆时期的旧壶，但是它上面有陈鸣远款。很多人就以此为面，说乾隆时期有仿陈鸣远。但你要再细看，那个款是近几十年的窑后刻，所以不能说乾隆时就有仿陈鸣远。

还有一种是寄托款，风格上跟真品没有任何关系，所以不被认为是仿品。寄托款和后添款，都不属于仿品。所以目前看来，雍正乾隆时没有出现仿陈鸣远。根据目前的研究，第一个仿陈鸣远的人应该是陈光明，所谓“仿鸣远壶好手，暗有陈光明，暗有江案卿”。他落了陈鸣远款，但是仿的水平包括泥料、工艺都相差很远。

值得注意的“民国仿古”，是源于当时的大藏家谭敬。他不仅收购了庞元济《虚斋名画录》、《虚斋名陶录》中大部分藏品，还组织一批人仿制古画和紫砂。谭敬当时也找了一些高手，比如顾景舟、裴石民、蒋燕亭等名家，是有自己艺术面貌的。

由此可见，一来说明陈鸣远

### 新闻直击

## 贝聿铭旧藏紫砂 数十倍估价拍出

意趣盎然的文房紫砂仿生器，价值几何？市场给出热烈反映。

在11月底的佳士得香港秋拍中，一批贝聿铭旧藏文房紫砂上拍，引来热烈关注。现场竞拍热烈，不仅全数拍出，而且是以数十倍远超估价成交。

最佳例子如一件清康熙陈鸣远制笠形彩杯，贝氏受赠于中国古建筑专家陈从周，估价20万港元，结果以23倍的460万港元落槌，连佣金564万港元成交；而一套两件板栗及栗子杯，估价20万港元，最终连佣金444万港元成交。其他贝氏收藏的文房紫砂，包括笋式水壶、莲瓣式水洗、木兰式杯等，也以远超估价成交。

“这批贝聿铭夫妇收藏系列中的宜兴紫砂珍品，原

### 收藏入门

## 从工艺看紫砂收藏

文/羊城晚报记者 林清清

从事工艺美术44年，广东工艺美术珍品馆原馆长，曾任国家轻工业部百花奖评委、广东工艺美术史料主笔、第二届广东省工艺美术大师评审策划人、广州市非遗专家评委、中国工艺美术金凤凰奖评委等。

### 受访嘉宾



羊城晚报：你认为，何为判别紫砂的艺术品与手工艺品的区别？作为手工艺品的紫砂，其艺术价值或收藏价值，是否也值得关注？

谭伟彬：判别一件紫砂是艺术品还是手工艺品，我认为作为艺术品的紫砂，应该有创意的造型，别开生面的品相，内涵独特，数量稀有。而作为手工艺品的紫砂，造型常见，复制性强，以使用功能为主。

有些作为手工艺品的紫砂是有收藏价值的。它主要表现在造型风格、使用设计，和原矿泥质上。如果是旧壶，则看其历史年代、古旧工匠遗留的痕迹、以及材质的稀缺。

如果从艺术品的角度来看，一把紫砂壶，除了它自身的造型特点外，我觉得还要跟这把壶表现的文化内容涵气质相关。如果工艺与艺术两者都能融合统一，那我觉得这把紫砂壶就是有收藏价值的。

羊城晚报：理性的紫砂收藏入门，可否先从手工艺品开始？有哪些要点值得留意？例如壶型、泥质等。

谭伟彬：紫砂的收藏入门，当然是从手工艺品入手为好。因为手工艺品造型简单，价格便宜，比如一把手工紫砂壶，具备了使用的基本要素，它是艺术品紫砂的初级阶段。没有最基础的紫砂壶，就没有后来上升到欣赏收藏的艺术品紫砂。

就我对紫砂壶收藏的价值观而言，我会倾向两类。一类如果是紫砂，我会更多关注泥的A级货，即原生矿泥，不喜欢注入添加剂。某些化工添加剂使紫砂壶变得鲜艳光亮，因此购买紫砂壶时除星光与熔点外，还应闻壶内的气味。如是“优化壶”会有刺鼻气味。

另一类是艺术壶，我喜欢古朴端庄的造型与文化内涵表达的统一。这类紫砂实用功能虽然在但在经忽略使用的需要，更多地关注紫砂呈现的艺术价值，比如在壶上通过浅雕附加一些历史典故、传统纹饰等。

羊城晚报：如今市面紫砂繁多，如何辨别真伪？有何基本要点？传说中的看星光、听声音等是否有效？

谭伟彬：辨别紫砂壶的真伪通过观察壶面的星光与铁烙点的方法是可行的。紫砂原矿含有大量的云母与铁质，烧成后有闪光及黑点。紫砂本身含有多种矿物，在放大镜观察下能到不同砂色，是原矿的特性。

羊城晚报：目前坊间有无一些伪作作假或仿古手法，需要提防？

谭伟彬：据一些紫砂行业内人士跟我介绍，现在很多紫砂壶，制作时都掺入了一些添加剂。有些添加剂是比较健康的，但有一些是有害的。加入添加剂，主要是使泥不需要陈放大长时间就能够做成果，另外，也会令壶更光亮、鲜艳。所以如果碰到很艳丽的紫砂壶，就要小心购买了。

羊城晚报：对于紫砂收藏入门，从工艺上看有何基本要求？

谭伟彬：一般民间选紫砂的基本要素，从我接触的紫砂客人来看，第一是看造型，是否吸引。第二是看壶的质量做工，例如壶嘴、壶把是否是否在一条直线上；壶盖与壶口是否紧密；壶出水是否流畅等。我也发现最近市场有个趋势，人们对这个壶泥的质量更加重视，趋向选择原矿泥。因为这对使用中的安全健康与环保相关。关于原矿泥，一般人也不会直接去宜兴直接看制作过程，所以通过看紫砂的表面，有没有星光和矿点来简单判断，我觉得还是有所帮助的。



作者供图

### 晋溪表迷 常伟 作者简介

钟表文化学者，时钟堂创办人，连续四届日内瓦高级钟表大赛评委

## 珐琅表 广州风

1782年，乾隆皇帝在对广州官员的一则行文中，出现了如下的字眼“找寻上好洋珐琅表带钟自打时刻表”。自此，珐琅表在随后的宫廷采购中，成为最重要的类别之一，这与帝王的需求当然密不可分，而针对中国市场专门制作的珐琅图案表则成为当时的一大亮点，不仅满足了国人的品味偏好，而且促进了瑞士表的技术发展，成为中国人对瑞士表所做的第一次巨大贡献。

有了不怕花钱的大主顾，自然对作品能够做到精益求精，日内瓦的珐琅师将人物、花卉以及风景等微绘工艺发挥到极致，而且此类珐琅图案在19世纪初期都是以镜像的方式呈现，因为销售到中国市场的这些表款都是成双成对的，一买就是俩，多么豪放啊！其实这是当时的文化，中国人将怀表当做玩赏器物，自然和其他物件如鼻烟壶等一样，都是一对一对购买的。所以珐琅图案的对照显得更有生趣，这样一来专属中国的珐琅表成了一道风景线，哪个大博物馆或大收藏家没有此类的藏品呢？

### 珍藏艺术 分享喜悦

草画就派上用场了，此类画作当时在广州绘画并专门销往海外，主要是作为一种纪念品，或者说是西方人从中国购买的除了丝绸、茶叶、瓷器以外的大宗货品，这些绘画穿洋过海达到西方，也不免到达了珐琅师的手中，当时已有在广州从事钟表贸易的瑞士商人，比如1818年来到广州的爱德华·播威，就是后来风靡中国大江南北的播威品牌的创始人之一。

通草画中的广州风貌成为珐琅表的图案，就从播威珐琅表中找到了实例，今年在日内瓦钟表大奖赛预展的最后一站——日内瓦艺术博物馆中，展出了一只具